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契诃夫小说·万卡



大众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威涛

契诃夫小说·万卡



ISBN 7-80094-714-9



9 787800 947148 >

ISBN 7-80094-714-9/1·422

定价:6800.00元(全110卷)

# 万 卡

[俄] 契诃夫 著  
汝 龙 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 恐怖集

恐 怖 .....	( 3 )
万 卡 .....	(18)
凶 杀 .....	(24)
被掘掉根的人 .....	(60)
大团圆 .....	(78)
死 尸 .....	(84)
乞 丐 .....	(90)
彼青耶格 .....	(97)
伤 寒 .....	(109)

## 爱情集

爱 情 .....	(119)
偷马贼 .....	(127)
受 累 .....	(147)
严 寒 .....	(155)
逃 .....	(163)
Jeune Premier .....	(172)
讨厌的客人 .....	(179)
没办法的人 .....	(187)
幸福的人 .....	(193)

- 演员的下场…………… (200)  
卡希旦卡…………… (208)

**镜子集**

- 镜 子…………… (235)  
葛里夏…………… (241)  
草 原…………… (245)

**宴会集**

- 回忆契诃夫（科洛连珂）…………… (359)  
宴 会…………… (364)  
主 教…………… (404)  
在路上…………… (423)  
彩 票…………… (443)  
黑 暗…………… (449)  
昏头昏脑…………… (454)  
谜样的性格…………… (459)  
走了岔路…………… (462)  
报仇的人…………… (467)



**恐 怖 集**

11

## 恐 怖

(我的朋友的故事)

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西林得了学位以后，在彼得堡进衙门做了官，可是到三十岁，他丢掉官职，专门干农业去了。他的耕作相当成功，不过我老是觉得他干那种事不合适，还是回彼得堡的好。每逢他给太阳晒得挺黑，布满灰尘，变得周身灰白，给苦工累得筋疲力尽，站在街门口或房门口迎接我，到后来吃晚饭，他又困得要命，他妻子只好拿他当作小孩似的扶他上床去睡的时候，或者，每逢他压下他的睡意，开始用他那轻柔、坦白、差不多是恳求的声调谈到自己那些确实精彩的思想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不像一个农夫，也不像一个农业家，只不过是那个厌倦的、劳累的人罢了；我清楚地觉得：他其实并不爱好耕作，他所需要的，不过是把日子打发过去，“为这个谢谢上帝”罢了。

我喜欢跟他在一块儿，我常常在他的田庄上一住两三天。我喜欢他的房子，他的花园，他的大果园，那条河，以及他的哲学——他那哲学相当沉闷，而且渲染过甚，可是条理总算清楚。我想：我那时喜欢他，恐怕是因为他本人好的缘故，不过我也不敢断定，因为我至今还没有能够分析清楚我当时的感情。他是个有头脑的、忠厚的正派人，不是一个讨人厌的人，不过我记得：每逢他单独对于吐露他珍藏着的



私衷，讲到我们中间的关系是友谊的时候，那些话总惹得我不痛快，我总觉得有点发窘。他对我那份亲热，有点过火，惹人厌烦，我反倒十分情愿维持一个普普通通的友谊关系了。

事实是我极喜欢他妻子玛丽亚·塞尔盖叶芙娜。我倒不是爱上了她，只不过是给她的脸，她的眼睛，她的声音，她的步态迷住了罢了。要是我有好久没跟她见面，我就惦记她，那时我的幻想热烈地勾画着的，不会是别人，一定是那个年青、漂亮、大方的女人。对于她，我没有一定的企图，那是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不过呢，不知什么道理，每逢我单独和她一块儿，我总想起她丈夫把我看做朋友，我就觉得发窘。每逢她在钢琴上弹我爱听的曲子，或对我讲什么有兴味的事情，我总是快乐地听着，不过同时，不知什么道理，我竟猛然想起她爱她的丈夫，她丈夫是我朋友，她自己也把我看做她的朋友，于是我的兴致低下来，我变得冷淡，别扭，烦闷了。她一看到这变化，总是说：

“你的朋友不在，你就觉着闷得慌。我们得打发人上田里去找他来才好。”

等到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走进来，她就说：

“得，现在你的朋友来啦。高兴起来吧。”

照这样，过了一年半。

有一回，在七月里一个礼拜天，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和我没事可做，就坐车上大乡村克鲁希诺去买东西，好拿回来烧晚饭。我们从这家店走到那家店，这时太阳下山，黄昏来了——这个黄昏，我大概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买好了气味像肥皂的奶酪和气味像煤焦油、硬得跟石头一样的腊肠以后，上酒馆去问一问有啤酒没有。我们的车夫上铁匠铺去给我们的马钉马掌，我们告诉他我们在教堂旁边等他。我们走

着，谈着，笑我们买的東西，这时却有个人——在这一带，他有个很奇怪的外号：四十个殉教徒——始终默默地跟着我们，神情鬼鬼祟祟，就跟侦探一样。这四十个殉教徒不是别人，就是加夫里尔·谢维洛夫，或者简单一点叫他加夫留希卡，他在我家里做过短短的一阵听差，因为闹酒，给我辞掉了。他在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家里也做过事，也因为同样的过错被辞退了。他是个喝成了癮的酒徒；实在，他的一生就跟他本人那样的醉醺醺，乱七八糟。他父亲是牧师，她母亲出身贵族，所以照门第说来，他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可是，不管我怎样仔细地打量他那憔悴的、恭敬的、永远出汗的脸，他那现在已经变得灰白的红胡子，他那破烂得可怜的紧身上衣，他那红衬衫，也休想在他身上发现一丁点儿我们所熟悉的特权阶级出身的人的形迹。他说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人，常说他自己进过神学校，可是没毕业，因为抽烟被开除了；后来他在主教的唱诗班里唱歌，在寺院里住过两年，结果又被开除，不过这回不是因为抽烟，而是因为“他的脆弱”。他走遍了两省，向宗教法院和其他各处的政府衙门递状子，受过四回审判。后来，在我们这一带落了魄，他就做听差，守林人，管狗人，教堂里的工人，娶了一个厨娘，那人是个寡妇，而且性情放荡；他从此没有希望地落到做奴婢的地位，习惯了下流和肮脏，他讲到自己的贵族出身时甚至带着点怀疑口气，就跟讲神话一样。在我所描写的那个时期，他没有差使，正在飘荡，他的妻子不见了，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我们从酒店走到教堂那儿，坐在门廊上等车夫。四十个殉教徒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手捂着嘴，为的是万一要咳嗽，可以咳得恭敬一点，这时天黑了，有一股黄昏潮湿的强烈气味，月亮正要升上来。在清澄的、星光闪烁的天空，只

有两朵云，恰好在我们的头顶的上方：一朵大，一朵小，天空只有它俩跟母子一样在互相追逐，朝夕阳返照的方向奔去。

“好美的景色！”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说。

“美极了……”四十个殉教徒帮腔，他朝手心恭敬地咳嗽。“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您怎么会想到上这一带来走走呀？”他用讨好的声音说，明明想藉此谈一谈天。

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没答话。四十个殉教徒长叹一声，眼睛没瞧着我们，说：

“我由于我得对万能的上帝负责的一个原因，吃了很大的苦。没问题，我是个没出息，没本事的人；不过请相信我，凭良心说，我现在是连一片面包皮也没得吃，连一条狗也不如……原谅我，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

西林没在听，他坐在那儿，拿拳头支着头，在想心事。教堂坐落在大街的尽头，高高地河岸上，从围墙的格子门望出去，我们可以看见那条河，河边那带水的草地，和一团营火的红光；火光附近有些黑色的人马在移动。过了那片火光，再远一点，又有一些亮光，那儿有个小村子。他们在那边唱歌。河面上，带水的草地上，这儿那儿有一层雾在升上来。高高的细带样的雾，又浓又白跟牛奶一样，在河面上飘游，遮住星光，在草地上空盘旋。那一缕缕的雾时时刻刻变花样，有的在拥抱，有的在鞠躬，有的朝天空扬起胳膊，袖口肥肥大大，跟牧师一样，仿佛在祷告……大概它们使得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想起了鬼魂和死人，因为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带着哀伤的微笑问道：

“告诉我，我的好朋友，为什么每逢我们要讲一个可怕的、神秘的、离奇的故事，我们不是从生活里取材，都总是

从鬼世界和阴间<sup>①</sup>去取材。”

“凡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就怕。”

“那么你了解生活吗？告诉我：你了解生活胜过了解阴间吗？”

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坐得跟我贴近，因此我觉得他的呼吸吹在我的脸颊上。在黄昏的微光中，他那白白的瘦脸好像比往常还要白，他的黑胡子跟煤烟那么黑。他的眼睛悲哀，真诚，微微显得惊吓，仿佛他马上要对我讲一件可怕的事似的。他瞧着我的眼睛，用他素常那种恳求的声调接着说：

“我们的生活和阴间的生活同样叫人不能了解，同样可怕。谁要是怕鬼，谁就也应当怕我，怕那些亮光，怕天空，因为只要你细细一想，就会明白那些东西不比阴间的鬼魂少离奇，容易懂。王子哈姆雷特<sup>②</sup>没有自杀，因为他怕自杀的情景会在他死后常到他梦中来。我喜欢他那段著名的独白，可是说老实话，它从没感动过我的灵魂。我既是你的朋友，就该向你承认：有时遇到心绪郁闷的时候，我暗自想着我临死时的样子。我的幻想编排了上千种顶顶悲惨的情景，我弄得自己又痛苦又兴奋，仿佛梦魇的情形一样；我向你担保：即便那样，我也还是觉得不及现实可怕。我的意思是说，鬼可怕，可是生活也可怕。我不了解生活，好朋友，我怕它，我不懂。也许我是个病态的人，心绪不正常吧。健康正常的人好像都了解自己所看见的和所听见的一切似的，可是这个‘好像’，在我却是不存在的；我天天拿恐怖毒害我自己。有这么一种病：害怕宽敞的空间，可是我的病是害怕

---

① 原文是：“坟墓里那个阴影的世界”。——中译者。

② 莎士比亚所著悲剧《哈姆雷特》中的男主人公。——中译者。

生活。每逢我躺在草地上，瞧着一个昨天出世的小甲虫，一点也不了解的时候，我总觉得它的生活里没有别的，只有恐惧，我还在它身上看见了我自己。”

“你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我问。

“我什么都怕。我天生来不是一个深奥的思想家；我不大关心阴间的生活，人类的命运；事实上，我很少专心致志地想那些玄虚的东西。使我害怕的，主要的是我们当中谁也逃不脱的那种日常生活。我没法辨别我的行动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使得我烦恼。我认定教育和生活条件把我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虚伪圈子里，我的一生不是别的，不过是天天努力骗自己，骗别人，而且努力避免看见自己在欺骗罢了；一想到我至死也逃不脱这种虚伪，我就害怕。今天我做一件事，明天我就会不了解我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我在彼得堡做了官，结果我害怕；后来我上此地来种田，我又害怕……我觉得我们知道的很少，因此天天犯错误。我们不公道，我们互相诽谤，破坏彼此的生活，我们把我们的力量全浪费在一些我们不需要的、妨碍我们生活的无谓事情上；这就使得我害怕，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为了谁要这样做。我的好朋友，我不了解人们，我怕他们。一看见农民，我心里就害怕，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比较高尚的目标在受苦，他们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是生活是享乐，那他们就是些不必要的、多余的人；要是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只在于贫苦和无穷无尽的、没有希望的愚昧，那我又不明白这种苦难是针对谁的需要，为什么需要。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我全不懂。眼前，比方说，请你了解一下这个人吧，”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说，指一指四十个殉教徒。“想想他看！”

四十个殉教徒瞧见我们在看他，就恭恭敬敬朝自己的手

心咳嗽着，说：

“我素来是好主人手下的忠心仆人，可是惹出麻烦来的，总是烧酒。要是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有人肯体恤，给个差使做做，那我一定要吻神像<sup>①</sup>。我说话算话<sup>②</sup>。”

教堂的工人走过我们身旁，惊奇地看一眼我们，去拉钟绳。钟声突然打破夜晚的沉静，慢腾腾地拖着长音敲了十下。

“想不到已经是十点钟了，”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说。“现在我们也该走了。对了，我的好朋友，”他叹口气，“要是你知道我多么害怕我那些日常的、平凡的思想就好了——人家也许觉得那些思想没什么可怕呢。为了防止我自己思想起见，我拿工作来分我的心，弄得我筋疲力尽，晚上好睡得酣畅。儿女，妻子——在别人，显得稀松平常，却重重地压着我，我的好朋友！”

他用手擦了擦脸，嗽一嗽喉咙，笑了。

“要是我告诉你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演的是什么样的荒唐脚色，那才有味儿呢！”他说。“大家都对我说：我有一个可爱的妻子，有一些可爱的儿女，我是好丈夫，好父亲。他们认为我幸福，羡慕我。既是这样，我倒要背地里告诉你：我的幸福的家庭生活其实是悲惨的隔膜，我想起来就害怕。”

他那白脸给苦笑扯歪了。他伸出胳膊来搂着我的腰，接着低声说：

“你是我的真心朋友；我相信你，深深地尊敬你。天赐给我们友谊，叫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诉一诉压在我们心头的秘密。让我相信你对我的那份友好的感情，索性把事实

① 大约是立誓戒酒的意思。——中译者。

② 原文是“我的话是我的约束。”——中译者。

的真相全告诉你吧。我的家庭生活，在你看来是那么美满，却是我的主要的不幸，我的主要的恐怖。原先我是在一种奇怪的、荒唐的情形中结的婚。我得告诉你：在我跟玛霞结婚以前，我疯狂地爱上她，向她求爱，前后有两年的工夫。我有五次要求她跟我结婚，她拒绝我，因为她一点也不喜欢我。到第六回，我给恋情燃烧着，跪在她面前，求她对一个乞丐开开恩，跟我结婚，她答应了……当时她对我说的话，是这样的：‘我不爱你，可是我会对你忠实……’我欢天喜地的接受了那条件。当时我还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可是现在我对上帝起誓：我不懂。‘我不爱你，可是我会对你忠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团雾，一片黑暗。我现在爱她，就跟当初我跟她结婚时一样的热烈；她呢，我相信也跟先前一样的冷淡，我相信我一离开家，她就高兴。我不能断定她喜欢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你看得明白，我们住在一个房顶下面，我们彼此用‘你’相称，睡在一块儿，生儿养女，我们的财产是我们共同所有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做究竟有什么目的？你明白不明白呢，我的好朋友？这是残忍的刑罚！因为我不明白我们的关系，于是我有时恨她，有时恨我自己，有时恨我们两个。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我折磨我自己，结果我变得蠢笨了。仿佛故意要气我似的，她倒一天天变得漂亮起来，出落得越来越好看……我觉得她的头发漂亮；她那媚笑，别的女人万万赶不上……我爱她，我又知道我的爱是没有希望的。对一个已经跟你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你的爱情居然没有希望！这种事情可以了解吗？难道这种事情不可怕？难道这不比鬼更可怕？”

他有心接着再说很久，可是幸好我们听见了车夫的声音。我们的马车来了。我们上车，四十个殉教徒脱掉鸭舌

帽，服侍我们俩上来，脸上现出早就在等机会见一见我们两位贵人的表情。

“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让我上您家去当差吧，”他说，拼命眨眼，而且偏着头。“发发慈悲！我快要饿死啦！”

“很好，”西林说。“行，你先待上三天，我们再定规。”

“是，老爷，”四十个殉教徒说，快活极了。“我今天就去，老爷。”

车子要走十四五里路才会到家。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觉得高兴，因为他终于把自己心里的话对朋友说了，他一路上始终搂着我的腰；这时他讲话不再带着悲痛和恐惧的口气，却十分畅快；他告诉我说：要是他的家庭生活里样样事情都美满，那他早就回到彼得堡去干科学工作了。他说：那个驱使许多有才能的青年下乡的运动，是一种叫人慨叹的运动。俄罗斯有的是黑麦和大麦，可是绝对缺乏有学问的人。年青一代中凡是强壮的、有才能的人，应当研究科学，艺术，政治才对；干别的事等于浪费精力。他愉快地高谈阔论，随后又表示歉然，说他明天一清早就要离开我，因为他得出门去卖木材。

我呢，心里觉得又别扭又发闷，我仿佛觉着我在欺骗这个人似的。同时我又觉着痛快。我瞧着鲜红的大月亮升上来，暗自想着那个高高的、文雅的、头发金黄的女人，白白的脸儿，老是穿得整整齐齐，洒了特别的香水，挺像麝香的气味；想到她并不爱她的丈夫，不知什么道理，我倒觉着挺痛快。

回到家，我们坐下来吃晚饭。玛丽亚·塞尔盖叶芙娜笑着，拿我们买来的东西款待我们；我暗想她也真是生着好看的头发，她的微笑也真是跟别的女人不同。我留神看她，想在每一个眼色，每一个动作里面，考察出来她不爱她丈夫；



我觉得我真看出来。

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不久就在跟睡意挣扎了。晚饭后，他跟我们在一块儿坐了十来分钟说：

“你们随便谈谈吧，我的朋友们，可是明天早晨三点钟我非起床不可。原谅我向你们告辞。”

他温柔地吻他妻子，热烈而且感激地握一握我的手，逼我答应下个礼拜一定要来。他怕明天早晨睡过了头，就爽性搬到门房去睡了。

玛丽亚·塞尔盖叶芙娜素来照彼得堡的规矩，坐到夜深才睡；这一回，不知什么道理，我挺高兴。

“现在，”等到只剩下我们两人后，我开口，“现在，劳你驾，为我弹个曲子吧。”

我并不想听音乐，可是我不知道谈话该怎样开头才对。她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弹着，我记不得她弹的是什么曲子了。我坐在她身旁，瞧着她那胖胖的白手，想在她那冷冷的、淡漠的脸上看出一点什么来。过后，她想起什么，微微一笑，瞧着我。

“你的朋友不在，你觉着闷得慌了，”她说。

我笑了。

“讲到友谊，其实一个月来一回就足够了，可是我一个礼拜也不止来一回呢。”

说完这话，我站起来，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她也站起来，走到壁炉那儿。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说，抬起她那亮晶晶的大眼睛，瞧着我。

我没回答。

“你讲的那句话是不对的，”她沉吟一下，接着说。“你只不过是为了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的缘故才上这儿来罢了。”